

长篇惊险纪实小说

甘肃人民出版社



# 血猎

萧潇著

难分敌友的神秘女人  
化装侦察的孤胆英雄  
世间罕见的红毛雪人  
穷凶极恶的食人狼群  
坠毁荒野的直升飞机

长篇惊险纪实小说

# 血猎

萧 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1号

血 猎

萧 萧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24,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200

ISBN 7-226-01464-5/I·381

定价: 10.80元

## 目 录

|                                            |         |
|--------------------------------------------|---------|
| 引 子.....                                   | ( 1 )   |
| 第一章.....                                   | ( 3 )   |
| 县委副书记突遭武装暴徒杀害，武警特别勤务分队奉命紧急出动。目的地是谜一样的可可西里。 |         |
| 第二章.....                                   | ( 17 )  |
| 老猎人说，这是一片死亡之海，要想跨越它，除非插上翅膀。                |         |
| 第三章.....                                   | ( 32 )  |
| 独眼人巧言施计，侦察员不辨真伪，三名武警战士陷入可怕的死亡沼泽……          |         |
| 第四章.....                                   | ( 53 )  |
| 一个残暴的男人，一个神秘的女人，都有些说不尽的故事。可这故事却与血腥联系在一起。   |         |
| 第五章.....                                   | ( 72 )  |
| 一个坐探，两个腿子，成全了武警破敌的计谋。可未等侦察员打入敌巢，自己却先束手就擒。  |         |
| 第六章.....                                   | ( 95 )  |
| 面对暴徒的淫威，化装侦察的孤胆英雄没有畏惧。可对待柔情似水的女人呢？         |         |
| 第七章.....                                   | ( 122 ) |
| 长途奔袭，伏军山前。然而里应外合的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         |

**第八章..... (143)**

在与世隔绝的荒野湖边，一个神秘的少女出现了。牧马的武警战士将何以动作？

**第九章..... (155)**

侦察再度遇阻，中队长突遭红毛雪人劫持；少女冒死带路，却与当兵的哥哥同遭暗算……

**第十章..... (178)**

( 8 ) 凄风号叫，阴霾四起，无边无际的荒原上，哪里  
里有罪犯的踪迹？

**第十一章..... (190)**

( 71 ) 是天使，还是魔鬼？占据桑洛依那的第一号霸  
主终于想出了一条绝妙的毒计……

**第十二章..... (202)**

( 38 ) 一声枪响，诱特勤分队上了圈套。训犬员中弹  
牺牲，金贝泣血长嚎。可不知情的战士们仍然迈向  
了地狱之门。

**第十三章..... (212)**

迷魂谷！恐怖谷！死亡谷！荒诞，迷离，怪  
异！特勤分队陷入了死亡的绝境……

**第十四章..... (244)**

得意的罪犯摆起了庆功宴。不想一个喽罗跑  
了，惩治无法阻止向善的力量，另一个喽罗紧接着  
也逃离了魔窟……

**第十五章..... (257)**

枪声四起，血染雪原，留下了触目惊心的惨  
( 22 ) 景。老公安临死前，还不忘喝一口老酒……

**第十六章..... (273)**

狐狸再狡猾，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然而，就

在战士们追寻最后一个罪犯的当儿，突然从刺丛中  
伸出了一支黑洞洞的枪口……

尾 声…………… ( 284 )

## 引 子

在距今1.4亿——2.1亿年的侏罗纪，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冈瓦那板块的陆地，横空出世般由印度洋浮移而至，与欧亚板块发生了猛烈碰撞。于是，在东半球陆地上出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举世奇观——

雷鸣夹着闪电掠过长空，飓风裹着海浪扑天盖地地涌入陆地，巨大的岩体以排山倒海之力推卷着海岸线向陆地的腹部移动，大地在痛苦的呻吟和颤抖中扭曲、变形、撕裂，滚滚岩浆带着亿万年积压下的愤怒从断裂的山体中喷发出来。霎那间，烟尘布满苍穹，大地一片火海，成群的巨大爬行类、哺乳类、双壳类、腹足类和棘皮类动物纷纷倒地、丧命、灭绝……

待到这一切都停息以后，一座年轻而神奇的高原梦幻般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座高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青藏高原。

就在这座高原的腹地，在冈瓦那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缝合线上，在被誉为中国大陆的脊梁和龙脉之祖的昆仑山西南侧，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地方——可可西里。

据说，在这里，一切都保持着侏罗纪造山运动所留下的原始地貌，火山遗迹清晰可见，湖泊沼泽星罗棋布，珍禽异兽自然繁衍，更有雪人出没其间……

亿万年来，这片神秘的土地一直在与世隔绝的原生态中隐藏

着、沉寂着、保留着。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这里的沉寂终于被打破了……

## 午 后

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垂下长长的枝条，随风轻摆。远处传来几声鸟鸣，给这宁静的午后增添了几分生机。

湖面上，几只小船悠然自得地漂浮着。船上的人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欣赏风景。湖边的草地上，人们或坐或躺，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柔和。它照在湖面上，照在柳树上，照在人们的身上。它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和满足。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这里是一个难得的净土。在这里，你可以暂时忘记烦恼，放松心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 第一章

这是一个寂静而又恐怖的夜晚。

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吉纳尔河畔，整个库布曲克草原都沉静在一片死亡的气氛中。黑魑魑的沼泽像一张深不见底的魔鬼的巨口，显得神秘莫测。那些密布于沼泽中的杂草和灌木不摇也不动，似乎每一处都随时可能窜出一只青面獠牙的怪兽，扼住你的喉咙，摄去你的魂魄，吸干你的精血……

“噢——”

一声凄厉的狼嚎，从雪山峡谷中传来，在空旷的草原上回荡着，使人顿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突然间，从沼泽里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只见沼泽边上的草丛动了几下，便从中闪出了几个人影。紧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冒出好些人来。

粗粗一数，这帮人足有三五十个。

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全然不像本地的牧民，有的穿一身牛仔服，有的穿皮衣皮裤，有的戴着黄军帽，穿着脏兮兮的自制便服和军服、公安服，也有的干脆是一身破破烂烂的黑色劳改服。他们手里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这帮人在沼泽边站定，都拿眼睛瞅着中间一位虎背熊腰的黑大汉。

这黑大汉显然是这帮人的头儿。他戴一顶黑色礼帽，礼帽压

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个脸，身上穿的一件黑色皮衣闪动着隐隐的亮光，脚上的一双长筒马靴沾满泥污。一看便知，这家伙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此刻，他将倒提在手中的微型冲锋枪举起来，用枪口将礼帽往上顶了顶，才露出了那张几乎被遮住的脸色。只见他的额头上有一块青紫的刀疤，两道恶眉下是一双满含杀气的眼。他用这双眼睛巡梭了一圈周围的这帮人，便打了个手势。那些手持各种长短枪支的人便开始走进了紧临沼泽的吉纳尔河，向对岸踱去。

这帮人过了河以后，就向着远处夜色笼罩下的牧村包抄而去……

此刻，在离这里不远的牧村库布曲克，人们完全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

由玉树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加率领的西部工委一行8人，正在同库布曲克的牧民群众们一起共度藏历欢乐节。

工委成员和牧民群众都聚集在牧村颇有威望的巴桑大叔家里，谈天说地，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就在歌舞正酣之时，忽然从外面传来“啪啪”两声枪响。不等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从门外扑进来一个满脸是血的人。这人是在外面担任警卫的工委成员曹志。曹志一扑进来，就一头栽倒在地，吃力地对大家说：“快……快……走，有……坏人……”话没说完，身子一挺死了。

这时候，只听院外人声嘈杂，犬吠声响成一片。喊叫声此起彼伏：“快，别放跑了工委的人！”“把我们的人交出来！”

“你们有腿来，无腿回！”

索南加副书记立即拔出手枪，对县牧业局局长努洛说：“你快带领群众从后院出去。这里由我和桑杰对付。”说完就准备冲出屋去。

巴桑老人忙说：“你们快走吧，索书记，那些人都是杀人眨眼的魔王啊！”

“不行！”索南加坚定地说。“这帮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不能把灾难转嫁给无辜的群众。你们快走！”说完，就抬手向外面打了一枪。然后向努洛打了个手势，努洛就走过来拉走了老人。

门外的罪犯不断向屋里开枪射击，子弹打灭了酥油灯，屋子里顿时漆黑一团。索南加和县公安局副局长桑杰趁机冲出屋子，凭借着院墙向罪犯还击。

罪犯以更加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击，土墙上不断扑扑地冒起一股股白烟。索南加的肩膀上中了一枪，桑杰的手腕也负了伤。

墙外的罪犯借着火力的掩护，有好几个人已经翻过土墙，一边向他俩射击，一边冲了过来。

索南加抬手向那几个靠过来的黑影打了几枪，就一把拽起桑杰，急忙向房后转移。正跑间，桑杰的腿上又挨了一枪，要不是索南加抓住他，险些栽倒在地。索南加架着桑杰跑到后院豁口处，又有一枪打在桑杰的背上，桑杰一下瘫软下来。他吃力地对索南加说：“索书记，你快走，别管我了。”说完，一把将索南加推出豁口，便背靠土墙，向蜂拥而来的罪犯开起枪来，对方又一连向他开了好几枪，桑杰顺着墙根倒了下去。

索南加出了豁口以后，就向停在院外不远处的两辆汽车跑去。边跑边回头向拥出豁口的罪犯开枪射击。打着打着，子弹打光了，他连忙打开了其中一辆白色巡洋舰的车门。这时，只见那个戴黑色礼帽的家伙端起微型冲锋枪，朝着索南加一阵猛扫。索南加的后背上连中数弹，一头扑倒在车门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枪声刚落，只见那辆浑身布满弹洞的白色巡洋舰汽车腾地一下闪起一道耀眼的火光，轰地一声爆炸了。紧接着，另一辆停在跟前的蓝色客货两用车也爆炸了。火光把这里映照成了一片血红的世界……

那帮罪犯顿时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

密电107号：

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消息称：青海省西部的可可西里地区，近年来出现一伙以非法开采、抢劫、走私黄金为目的的武装犯罪团伙。他们凭借沼泽、险山的阻隔，在库布曲克等地屡屡枪杀我公安人员、黄金管理人员、采金农民和牧民群众，劫持、奸淫妇女，猎杀稀有珍奇动物，破坏草原植被。更令人发指的是，上月3日夜晩，他们竟残忍地杀害了赴可可西里执行公务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加等一行四人，犯下了又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

据当地公安机关侦察：这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武装犯罪团伙。犯罪头子外号秃鹫，系无职业人员，姓名身世不详；陈福贵，外号蝎子，杀人犯；刘三娃子，东北流窜杀人犯，外号黑豹。三犯纠集各类刑事在逃犯、刑满释放人员、流氓、地痞、恶棍以及一些被胁迫去的淘金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了一支与人民政府对抗的武装犯罪团伙。拥有手枪、猎枪、小口径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武器，并修筑了地堡，挖掘了堑壕，妄图与人民政府对抗到底。

鉴于可可西里环境险恶，交通不便，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作战，特命你部组成一支短小精干的特别勤务分队，开赴该地区，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迅速制止犯罪活动，勒令罪犯放下武器，认罪伏法；若犯罪分子负隅顽抗，则坚决歼灭之……

夜。深幽、空寂的湟源峡谷。一列火车在疾速行进。车灯的光柱把黑沉沉的夜幕穿了个透

亮的窟窿，火车就顺着这个窟窿轰轰隆隆地行进着。

这是一列西去的夜行货车。

货车上，装满了钢材、水泥、高级轿车、巨型油罐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至于那些黑咕隆咚又高又大的闷罐车厢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只有鬼才知道。

火车穿过隧道，驶过一座铁桥，在迎面撞来的大山跟前吼叫了一声，就开始吭吭哧哧地绕山爬行了。

趁着火车放慢速度的这一刻，可以看到，就在靠近车尾的一节闷罐子车厢里，从关得不太严实的铁窗口里，透出来一两线微弱的亮光。

这里面乘坐的就是奉命开赴可可西里执行任务的武警特别勤务分队。

在这节车厢里，高悬在车顶挂钩灯笼内的蜡烛正在半死不活地燃烧着。昏暗的烛光把整个车厢弄得影影绰绰。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干草和牛马粪的味道，还夹杂着香烟味、汗味以及一些说不出来的味道，弄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几十个穿着迷彩服的特勤队员，有的躺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都比较随便，看不出有多么严肃的气氛。

车厢的一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浑身灰黄的警犬。这家伙看起来很有些怕人，但显得非常机警、可爱。此刻，它的主人罗小禾正训导着它。

“金贝，立起来！”

这个被称作金贝的警犬马上将前爪一收，后腿直立，稳稳地立主人在面前，歪着头调皮地看着罗小禾。

罗小禾从兜里掏出一块肉干，丢在半空，金贝就跳起来，肉干准确无误地落入它的口中。

罗小禾忍不住一乐，向警犬伸开双臂说：“来，金贝，拥抱一下。”那警犬就伸出两只前腿，和罗小禾拥抱，左面拥抱一次，

右面拥抱一次，还不断用爪子拍打着罗小禾的肩背。

看着他们的表演，中队长马玉彪中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这个五大三粗的回族汉子，因为走得急，连络腮胡子也没刮，更显得有些野里野气。他朝罗小禾的肩膀啪的就是一掌：“小子，还真有你的。不过，这东西只能当看羊狗，要捉罪犯嘛，哈哈！”他停顿了一下，举起自己重锤一般的拳头：“没这，不行！”

罗小禾咧着嘴说：“啥？看羊狗？你问问它答不答应。金贝！”

金贝应声而起，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

马玉彪被吓得赶紧往后退。这一退不要紧，一下将他跌了个仰面朝天，倒在麦草堆里。

几个在一旁看热闹的战士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传到了车厢的另一头，引得已经躺在草铺上头靠车厢壁闭目养神的巴维尔的注意，此时，他一边吸着参谋周有龙递过来的香烟，一边思索着这次行动。巴维尔是总队特勤处处长，也是这个特别勤务分队的最高指挥官。自从接受任务至今，他心里一直没有轻松过。两天来，他白天忙着挑选队员，准备各种物资装备，倒还好过一些，可等晚上躺下或者闭上眼睛以后，他的心里就老是翻腾不止。他知道，可可西里是一个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号称中国的“百慕大”。在这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都是陷阱，随时都可能把你带到阴曹地府。据考证，这里海拔3500至50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沿海的50%，是我国科学地质考察的一个空白。自从侏罗纪那场造山运动至今，它仍然保持着最原始的地貌和自然生态系统，境内人迹罕至，湖泊沼泽密布，火山活动频仍，冰川发育相对集中。是一片与死亡结伴的神密土地。

正如浩瀚的沙漠也有绿洲一样，在它的腹地，有一个叫作桑洛依那的小盆地，却是一个无比神奇而又美丽的地方。在那里，

雪山环绕，雪松连绵，水草丰美。难以计数的野驴、野牦牛、藏羚羊、黄羊、白唇鹿和麝在天堂般的胜景中繁衍、生存，成群结队的棕头鸥、斑头雁、雪鸡、沙鸡、白天鹅在蓝茵茵的湖水中尽情戏闹、翻飞。据说，就连世间罕见的雪人也在这里的雪山密林中出现。而更让人心动的是，这里遍地铺满了黄灿灿的金子，就连美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也拍到了这里黄金铺地的照片。

但是，千百年来，始终没有人能够领略到它的真实面目。因为，要进入桑洛依那，就必须通过一片沼泽地。

在这片沼泽里，到处积满了一片连着一片的大大小小的水洼，还有像蘑菇状的随水飘移的草疙瘩。腐枝、败叶和杂草被淤积在沼泽里，使它变成了一个热气蒸腾、永不结冰的自然沼气池。在它上空，长年笼罩着一片雾气朦胧的紫烟，平添了一层梦幻和神秘的色彩。那些和人一般高低的芦丛、剑草和棘刺在浩浩渺渺的沼泽里茂密生长，从大漠刮来的长风一吹，几十里草木丛便发生山呼海啸般的喧响与轰鸣。沼泽里，到处可以看到淤积在烂泥中的一具具人和马的尸骨、断裂的猎枪，甚至是钢铁造就的汽车和拖拉机的残骸……它记录着人们试图征服它的悲壮行动。

从19世纪开始，就有许多英格兰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以及中国的汉人、回人、哈萨克人怀着天真的梦幻，试图揭开桑洛依那的面纱，可最终要么命归黄泉，要么败兴而归。

20世纪50年代，青海省畜牧厅、地质局曾组成一支科学考察队，但未等进入桑洛依那，考察队员就全部牺牲。

1979年，青海省人民政府曾借调了一驾直升飞机，飞抵它的上空勘察，后来，直升机竟一去不回，神秘失踪。

一时间，它竟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个可怕的死亡魔谷！

但是，谁也想不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闻媒介的介绍，一些梦想一夜间成为富翁的淘金者，纷纷拥向可可西里，在桑洛依那以外的马兰山、太阳湖、乌图美仁、布隆台等地开始结

伙淘金。一些胆大妄为者也想涉足这里，但均未越过横卧在桑洛依那面前的死亡沼泽。淘金者不甘心失败，于1989年春天汇聚上万人，试图开进这里，结果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可可西里淘金事件。一万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就全部被突入其来的暴风雪阻挡于马兰山以东的峡谷地带，进退维谷，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死者不计其数。有关政府要员和金把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世间的事总是不可琢磨。一些看起来无法实现的事情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人身上却能够变成现实。秃鹫一伙就是这样。谁也弄不清他们如何越过死亡之海，如何踩出了一条秘密金道。自从他们占据桑洛依那以后，这片神秘而又寂静的土地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大批的砂金从这里流到了外国走私团伙的手中，无数兄弟姐妹被他们枪杀、蹂躏，难以计数的稀有珍奇动物被猎杀，成片成片的森林和草原植被被毁坏。格尔木市公安局曾多次试图开进这个魔鬼占据的地方，终因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无计可施。一位刑事侦察员经过反复跟踪侦察，涉过死亡之海，混进了那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队伍中。三个月之后，在那条从桑洛依那流出的吉纳尔河中，牧民们发现了这位侦察员已经腐烂的、弹洞密布的尸体……

列车晃动了一下，把巴维尔从沉思中惊醒。他看到马玉彪、罗小禾他们还在那里调笑，不但一点都乐不起来，反倒更增添了心里的沉重。战士们是可爱的，一个个都那么年轻，那么富有朝气，甚至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都毫不在乎。而他却不能同这些年轻的战士们相比，尽管他才三十七、八岁，尽管生他养他的那片辽阔的大草原赋予了他应该有的血性，但是，十多年来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城市文明对他的熏陶，加上在部队中担任的这个特殊职务，使他变得客观和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身上那种野性的、彪悍的甚至是鲁莽的气质正在不断淡化和消失。他必须学

会全面地、客观地判断和解决问题。如果稍有不慎，几十个年轻的生命将会付出无谓的牺牲，进而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他将无颜向部队领导和战士的亲属交待。

列车疾行，烛光如豆，火苗摇曳。战士们大都安静下来。罗小禾躺在车厢角落的麦草上，一手放在脑后，一手抚摸着那条黄毛警犬。金贝看来对于坐这种闷罐子火车已经习惯了，它蹲在那里，两眼发出炯炯光芒。

马玉彪同战士们已经打开背包，躺下了。这个二十来岁的回族汉子看来已经很困了，刚睡下不久，便打起了沉重的鼾声。

巴维尔想起马玉彪在围歼抢枪杀人犯陈明那场战斗中的英勇经历。那天，罪犯陈明被围困在城中区喂马街一间废弃的破平房里，不断向部队开枪，已经打伤了两名战士。作为总队特勤处长的巴维尔正好指挥了那天的战斗。特勤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马玉彪和战士们已经将罪犯牢牢地围困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喊话和还击，罪犯暂时缩在里面不出声了。有个战士从围墙上抬起头，向里张望，这时里面啪的一声枪响，这名战士便直挺挺地仰面倒下了。子弹是从他的脑门上穿进去的，红的血、白的脑浆洒了一地。马玉彪看着战士倒在自己脚边，挥起拳头，喊了一句：“我操你奶奶！”便提起冲锋枪，一跃过墙，顺着墙根向小破房扑去。罪犯发现他，朝他开了一枪，子弹扑哧一声打在墙上，冒出一缕白色的烟雾。

巴维尔命令战士一齐开火，掩护马玉彪冲到平房跟前。这位回族中队长发出了一声猛虎般的怒吼，用身子向门板猛烈撞去，只听见哗啦啦一声响，门板、门框、砖头一起向里倒去。接着，他端起冲锋枪向烟雾弥漫的房子里突突突一阵猛扫。此时，狡猾的罪犯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躲在门后的墙跟前。趁马玉彪背对他，举起枪托就向他的头上砸去。马玉彪正想到里面察看，忽听头顶呼呼生风，便两手同时举起，抓住了那只向他砸来的枪托，使